

## 沒有信箱的男人

11/09 2021

1966 年的十月十日，蘭嶼紅頭部落第十隊的監獄，也是台灣國民政府，自 1952 年起軍事統治蘭嶼的指揮部中心，那一年監獄裡囚犯，是被國民黨的軍政府使喚用來造路，這一天是因為國民政府的國慶日，放假一天，同時軍事指揮中心舉辦監獄內的籃球競賽。中心面海的圍牆，以及右側邊牆插滿了中華民國的旗幟，即使伊姆洛庫部落的達悟人，不僅每戶人家被分送一面旗幟，同時在整個十月的日子，家家戶戶也被國民黨蘭嶼鄉黨部的幹部命令必須在家家戶戶涼台邊插上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的國旗。

那一天的清晨，氣候宜人，小北風略帶絲絲寒意，周雲把中華民國的旗幟牢牢地綁在他家涼台面海的左邊樁柱上，旗幟飄飄。

Ikong ri? Kwana ni yaman Kolalaen.

「這是什麼？」他的父親夏曼・估拉拉摠問道。

Kata no chi-kuk.

「這是基固克的旗幟？」

Yamu pasugatan sya?

「為什麼懸掛旗幟？」

Sya mamareng so kanen, kwan da.

「他們在慶祝！」他們說。

說完便與妻子上山工作，至於基固克要慶祝什麼，這似乎與他們日常的工作是無關的，當然，他們也莫名其妙地成了中華民國的公民。他們也很困難的理解，二次戰後日本帝國的戰敗，基固克新興崛起的獨裁者政權，如是得了戰爭病毒似的，已經以軍，事軍人的政策統轄紅頭嶼了。被蒙在鼓裡的島民也不知道，他們的島嶼土地也被登記為國訪部用地了，這問題，直白的說，就是沒有文字的弱勢民族，或說原始民族遇上了有文字的民族的時候，沒有文字的民族史，是從有文字的外來者被開始書寫的。

1958 年退輔會成立蘭嶼農場，保安司令部蘭嶼指揮部改編為警備總部蘭嶼指揮部的時候，他們霸佔了紅頭部落的水芋田耕地，夏曼・估拉拉摠因而集結部落的男士們去抵抗，去抵抗的男士們乍看各個雄壯，面目憤怒，然而，那是沒有可以致人於死的武器的一群人，只是肉體健壯而已，就在抵擋囚犯夷平水芋田耕地的時候，指揮官對空鳴槍，一顆子彈就讓部落的人鴉雀無聲，且說：

「這是國家的土地。」

部落的人不是怕漢人，是害怕子彈回奪走一個人的性命，況且那些天打過抗日戰爭的，剿匪過的大陸來的軍人都握著 M16 步槍，那群沙場老兵可以說是殺人不扎眼的。夏曼・估拉拉摠是帶頭者，包括他在內，他們的一生健康是沒有吃

已註解 [藍波安1]: 第十隊監獄在紅頭，第九隊在椰油，第十一隊在野銀，第十二隊在東清（勵德班）。囚犯媽然就是開拓蘭嶼島的環島公路。

已註解 [藍波安2]: 紅頭部落面海左邊的，島嶼的新興的外來統治機構。1958 正式啟用，開發蘭嶼有限的土地。

已註解 [藍波安3]: 洛馬比克的漢姓。

已註解 [藍波安4]: Chi-kuk 日語諧音（基固克），變成達悟語，指中國人。

已註解 [藍波安5]: 1947 年 1 月 29 日，將紅頭嶼更名為蘭花的島嶼，簡稱蘭嶼島。

過藥的身體，沒打過卡介疫苗的肉體，他們怕槍是因為要珍惜生命，而非怯弱，彼時他們才也理解日本人，中國人都是真正的野蠻民族，是一個拿石頭作為戰爭武器的民族無法抵抗的，於是只能屈服，默認**基固客**是勝利者。

從正在伊姆洛庫部落北邊山腰施工的紅頭天主堂，視覺在沒有障礙下俯瞰蘭嶼國民學校，鄉黨部，警察分駐所，蘭嶼郵局，蘭嶼衛生所，監獄周邊，那正是旗海飄揚的突兀景緻，旗尾飄向海面，旗面也被風吹的似是不規則的摺摺海面，說來“旗海飄揚”，那正是壯觀來形容，伊姆洛庫部落“旗海飄揚”，也是部落景觀最為突兀的視覺感官，夫婦倆因而避開旗海的歧視，沿著沒有旗海的河溪往山裡走。這一年台灣的國民政府，真是瘋狂，到處都是國旗，**蘭嶼島正式成為中華民國軍事統治的東方島嶼**。

蘭嶼國小的教員簡易宿舍，也座落在部落北邊的山腰下，與天主教堂毗鄰，**一早的清晨劉疆老師起身刷牙，洗臉。放眼望海，此一奇景，在居高臨下的地勢**看在他眼裡，煞壞了他的視覺感官。心裡想著，這是怎麼一回事啊！這情境彷彿是國民黨在某個區域大大的戰勝了共產黨似的，整座部落區塊“旗海飄揚正正吹”，他一時的思維轉不過來，以為邊陲島嶼是平靜的，久久之後，才會意到，今天是國民黨的雙十國慶日。既使他在烏魯木齊的新疆學院唸書的時候，中華民國懸掛的國旗也沒有這個孤島誇張，在他的下意識忽然浮生出某種漢人歷史人物的影子，那就是“軍閥”，想著蔣介石的統治的慾望病菌正在蔓延，想著老蔣被毛匪徹底擊潰的，慘敗的羞愧陰影，還在他的內心底層，此刻佔據台灣，處處立竿國旗，顯然是獨裁者慘敗羞愧的標誌，他是如此的想，無膽跟他身邊的校長說話，說出來分享他內心的話。

「校長，早安，國慶日快樂。」

「劉老師，你也國慶日快樂！」

「呼口號的訓練都做好了！」

「報告校長，都準備好了。」

「劉指揮官說，『中午在指揮部要大大的慶祝，有豐盛的無餐！』劉老師，你必須來參與，多多認識島上的長官。」

「當然得去！當然得去！」當然，校長不知道劉老師是新疆伊犁的維吾爾人，劉老師也不想讓學校老師知道他是少數民族，更不想讓校長知道，他是穆斯林教徒。

國旗象徵實質統治佔領的政治意義，然而，這個日子只不過是國民黨自封的雙十國慶日，在一個最為邊陲的孤島，與漢人歷史一絲瓜葛都沒有的一個小島，一個小小的島嶼部落，沒有幾個人可以會說國語的地方。國民黨，台灣軍方卻大費周章的，過分鋪張的國旗，這意義究竟在展示什麼呢？洗完臉，他搖搖頭的換上乾淨的衣服，走下去學校。

1966年8月1日的這學期，劉疆老師從台東成功漁港坐了十幾個小時的航程，才登上他所期望執教的邊陲孤島的學校，期望的理由，就是遠離國民政府在

**已註解 [藍波安6]:**「戰後蘭嶼地區發展：蘭嶼指揮部等機構沿革與影響調查計畫」，委託單位：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林嘉男博士 109年“成果報告書” 頁 81.

**已註解 [藍波安7]:**新疆省伊犁維吾爾族，族名阿克拜耳，米提斯，1927年生於新疆伊犁。1947年，因共產黨滲入新疆烏魯木齊搞分裂，離開新疆學院教育系，肄業，而後逃亡至甘肅蘭州。

台灣大司宣染的口令，『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令他心魂恐懼的標語，他理解自己也非漢族，在認同國民黨，共產黨的議題上，他選擇禁語，不表態。從他祖父的歷史觀來說，伊犁地區的各少數民族，他們屬於東突厥民族，13世紀就是信奉伊斯蘭教，並且有自己的文字。維吾爾族最引以自豪的事，就是成吉思汗請他的文官耶律楚材借用回文，創造了蒙古文：在歷史的長河光陰，維吾爾族其實是歧視漢人的，說來話也長，彼時與此刻，歷史的朝代更迭，都不是一個人的知識能力可以預言的。

他來到孤島的這兩個月，他嗅覺老毛的匪諜深深的糾纏著老蔣日日夜夜的魂魄，形影不離似的。這個日子，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日，他嗅覺到若是被冠上『匪諜』之名，鐵定死路一條，為了保身保命，他始終把當年于右任院長推薦他為中國國民黨黨員的黨證都隨身攜帶。當年的他從廣州隻身坐船來到高雄，再輾轉到台北。舉目無親的他，露宿台灣大學校園數天，得知新疆伊犁老鄉，也為他的學長阿不都拉·提曼立委，在溫州街設立新疆維吾爾族同鄉會，他叩門探頭，盡是說維語的同袍，如是溫馨的回到母親的氈房，放下了無助的心魂，彼時得以認識了豪邁的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先生。

劉老師隨身攜帶的黨證都牢牢的儲放在他的黑色公事包內。今日他進入教職員辦公室之前，他向在地的山地同胞的學生，走向升旗台前的孫中山國父遺像，蔣中正肖像（當時）行三鞠躬禮，以示效忠黨國，也是給閩南籍的校長好印象，這不是他內心深處效忠領袖的戲碼，而是外表行為上，表示膚淺的恭敬。行三鞠躬禮以後，時任五年級之班導師，便請班長洛馬比克整隊，學生穿著白上衣，藍短褲藍短裙，那一年洛馬比克是五年級生，沒有六年級生。他從小一就一直一直是班長。由他帶隊走向學校下方的中國國民黨鄉黨部，參加雙十國慶慶祝典禮。此等情境，就如他在台灣北部某學校當教職的情況一模一樣，呼口號，“效忠國家”，更要“效忠領袖”。

身為新疆少數民族，在他進入塔城某初中部的時候，他的祖母告訴他，你的族名阿克拜爾·米提斯，就請你牢牢記住，就算「新疆王」盛世才如此的跋扈，如此高壓統治我們新疆，他也沒有能耐改變維吾爾族的，與漢族完全不同的姓氏習俗。此時，他來到這座島嶼，獨裁政客依舊隨影擴張，蔣氏政權威嚴的軍事統治下，所有的“山地同胞”也都冠上了漢姓漢名，他知道，這是蔣氏政權為了便利統治的統化政策，而罔顧一個民族早有自己的姓氏的習慣法。真是個軍閥，他心裡如此想。

鄉黨部內的空間，主席台是由蘭嶼指揮部劉明指揮官擔任，其他島上各級的機關首長，全都集中在紅頭部落的國民黨黨部，學校老師等呈V字型的，面對為面的雙排椅子。參加國慶典禮的還有國民黨設立的，蘭嶼山地男女青年文化工作隊近五十名，以及鄉代表，村長。典禮的開始，主席劉明指揮官致詞，歌頌蔣總統的豐功偉業之大，國際政治圈是無人不知的，美國總統羅斯福，蘇聯總理史達林，英國首相邱吉爾等並起並坐：抗日，剿匪皆是衝鋒陷陣的第一人，“說得天花亂墜”，可笑的事，蘭嶼山地男女青年文化工作隊沒有一個人理解蔣介石的

已註解 [藍波安8]: 1879年4月11日生于陝西省西安府三原縣，擔任中華民國監察院院長達34年。1962年1月12日逝世於台北。

已註解 [藍波安9]: 國民黨在台灣的新疆代表，同時他也是國民黨在新疆選舉出來的立法委員。

已註解 [藍波安10]: 1952年，短暫協助於院長私人文書，書法展等事務，爾後，在台北縣石碇某個小學任職教職，再由時任立法委員維吾爾族代表阿不都拉·提曼力保推薦，劉疆才輾轉來到蘭嶼當老師。阿不都拉之女永樂多斯，第一位在台灣出生的維吾爾女孩，提供文字資料，未出版。

已註解 [藍波安11]: 人口少，學校採用隔年招生。洛馬比克四年級，筆者一年級。

已註解 [藍波安12]: 筆者的姊姊，就是其中的文化工作隊隊員，在國定假日為老兵，為囚犯載歌載舞的。這個群族也是卡冷證宣教師培育的第一代幼兒院學生，後來筆者的部落有九位嫁給了外省人，也是我民族第一代與外邦人結婚的女性。

“偉大”，他的偉大與山地同胞無干係，他們的參與，是因為中餐可以吃漢人的佳餚，這是重點，接下來的重點就是講解「保密訪諜，人人有責」。

艾克拜爾看著劉指揮官口沫橫飛的詮釋“保密防諜”的條例，然而，對於小學生，山地青年服務隊的腦海裡，心海裡根本就不能理解“匪諜”的意義，拿玩意兒全是蔣氏政權把戲，為他造神，終究匪諜也是漢族，他們來到小島的蘭嶼也就是在製造困擾，製造緊張的氣氛，山地同胞不可能出現匪諜的，他們也不認識匪諜的長相。維吾爾族的艾克拜爾也不認識匪諜是誰？他笑在腦袋裡。

劉老師假裝認真的，熱情的“聽”，說到精彩段落，他也百分之百擊掌拍手，他剛來到蘭嶼，絕不表明他是新疆維吾爾少數民族，這是中原漢民族當道的時刻，他內心裡如此想。接著，呼口號的重頭戲。劉疆老師一聲口令，說道：

「周雲入列。」（站在講台前的中央，看大字報），劉老師再次的抬高嗓音，說道：

「呼口號！」，周雲訓練有術的吶喊道：

「中華民國萬歲！萬萬歲！……」

「蔣總統萬歲！萬萬歲！……」

「消滅萬惡的共匪！消滅萬惡的共匪！……」

「拯救大陸同胞！拯救大陸同胞！……」

山地男女青年服務隊，小學生，各個嘶喊喉嚨，好似就將鄉黨部“轟掉”似的，嘶喊到群體滿頭大汗，周雲也認真起頭呼口號，也弄的他滿頭大汗。然是，最樂的就屬劉明指揮官，他吃香喝辣而臃腫的笑臉，把眼睛擠成海平一線，雙面頰比鼻頭高個一手指，滿腹糞便的大肚子，頂著講台，頻頻的擊掌拍手，頻頻地說“好……”“好……”，那恰是外來統治者不可一世的嘴臉，尤其腰間繼續配在手槍，令人緊張。典禮結束以後，周指揮官走向劉老師面前，恭賀教導有方之外，不忘記問起他的祖籍，說道：

「新疆省！」

「新疆真是個好地方！」

「新進來的吧！」

「是的。」

「好……」。

劉老師為了自己的教職身份，或是隱藏在其內心的少數民族身份，在孤島上可以“平安”度過，他參與島上年度的國慶日的慶祝喜宴。喜宴擺在劉指揮官招待外賓的客廳。客廳瀰漫著各級長官吞吐長壽菸的煙霧，這是階級鬥爭的展示，那也正是強大的異民族，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漢族開始降下汗穢給蘭嶼島的煙霧。艾克拜爾老師看在眼裡，此景此竟也如同他在塔城念中學，盛世才時任新疆省主席的時代十分相似，某種漢族統轄少數民族區域時，張牙舞爪的跋扈形象。就在那個空間，似曾相似的一個面孔出現在他的眼前，他即刻想起是他的老同鄉巴迪爾土官長。在這個小島不期而遇老同鄉，那是他們一生中意想不到的，也是他們

**已註解 [藍波安13]:** 依據艾克拜爾的口述（1997年八月，蘭嶼）：巴迪爾曾參與1930的中原大戰，後來升格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七陸軍，被稱為西北軍。西安事變之後，進入孫蔚如率領的國民軍第三十八軍。之後，逃往到四川，結識了于右任先生。

距離新疆故鄉最遙遠的距離。巴迪爾實長艾克拜爾好幾歲，然而“保密訪碟”的疑雲下，劉疆老師在眾人前稱巴迪爾為士官長，而巴迪爾的軍旅生涯說著一口道地的陝北話，不說維吾爾語。士官長問起艾克拜爾，說道：

「你是怎麼來到這個小島的？」

「老哥，說來話長啊！這兒不便說，改天吧！」

「是是是……」

「此刻也不宜說我們的維語。」

指揮部裡的軍官階級顯明，都強顏歡笑的站在劉明指揮官身後，眾人看著籃球場上旗幟飄票的國旗，還有國民黨黨旗，一人一根長壽菸吞雲吐霧，彼時島上各機關首長，尤其是鄉黨部劉振河主任緊緊跟隨劉指揮官的身影，也頻頻說道：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諸位！諸位！咱們進屋用餐吧！」

「來來來，巴士官長請副官幫我們斟酒」，劉指揮官喜氣洋洋的再次說道。

「來來來，咱們乾一杯！」又說道：

「來來來，諸位校長，老師，你們跟隨我們軍隊來到這個窮鄉僻壤的島嶼，開化我們這個中華民族最落伍的，最後的野蠻的民族，有勞你們來馴化這群山地同胞的孩子們，好使他們早早脫離落伍的社會。來來來，大家乾一杯！」

「說的好！說的好！說的好！說的好！」鄉黨部劉主任頻頻的附議道。

「陝北老鄉，巴士官長，你就替指揮官我，敬每一個人一杯高粱……」

「好耶！來來來……」

巴士官長是位沙場老將，打了無數個大大小小的戰役，他雖然也是信奉穆斯林教，然而戰爭的慘酷讓他對豬肉不忌口，可是艾克拜爾老師依舊堅持不對豬肉動筷子，幸好大家都在努力的交杯中，沒注意到他的飲食禁忌。也許是文人吧，也不如巴士官長善於交際的豪氣，但說起喝一杯烈酒，那就不落人後了，這一頓豐富的菜餚，大魚，大肉，還有他最愛的羊肉，牛肉居然在這僻壤孤島出現，出去讓他飽足外，也驚訝劉指揮官的統御能力，是蘭嶼的土霸王，也是小小的島嶼軍閥，為了保身，他與巴士官長也頻頻得親指揮官數杯，說道：

「來來來，領導，我們陝北老鄉竟領導，你隨意喝，我們乾杯：你隨意喝，我們乾杯！」

「不不不，咱們一同乾杯，讓我們一同效忠領袖！」

「對對對，效忠領袖！效忠領袖！」

「劉老師啊！我們也來乾一杯。」黨部主任劉振河先生微醺說道。接著又說：

「我說呀，劉老師，我們是同宗的呀，俺是安徽來的，有空就走下來黨部這兒，喝喝茶吧！咱們都是文人，交集交集意見。」

「沒問題！沒問題！」

接下來的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節」，十月三十一日，「蔣公華誕」皆是如

已註解 [藍波安14]: 劉振河，國民黨蘭嶼鄉黨部主任，著有《蘭嶼今昔》，民國五十年出版，《新萬象雜誌社出版》，台北。

出一徹的歌共頌德，蔣公萬歲萬萬歲的慶祝儀式。然而，學生們，山地男女青年文化工作隊，沒有一個人瞭解那些是什麼樣的日子，也更不能理解“匪諜”是什麼意義！狂熱的十月，獨裁者的十月，更是蔣介石自我造神的十月，終於落幕了，家家戶戶的國旗降下了，島民其實根本不知道中華民國過去的歷史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但紅頭部落有些人知道國民黨是慘敗給共產黨的，不說，是因為這是與自己的歷史無關，這個島嶼，其實就是烏托邦的社會。那群文化工作隊的參與，在劉老師的眼裡也只不過是被黨工要脅，其實也不是國民黨黨員，這個現象好像在他的家鄉，伊犁市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塔吉克族一樣的情況，也就是說，漢族喜歡搞這個玩意兒，也都複製在蘭嶼島，對於島民心靈的感受，何嘗不是一種災難呢？

孫中山 1911 年十月終結清朝政權，創立民國以後，各地軍閥自立門戶，軍頭自居。1943 年的九月某日，盛世才時任新疆軍事，政治的頭子，他母親的妹妹札西提答從蘭州做生意歸來，因不順服盛世才的課稅商賈的政策，近乎盜匪劫財。札西提答便在伊犁聚眾起義對抗，兩天之後，被盛世才的軍隊擒擄，進而立即被槍擊處死，怕被株連，讓他們一家五口連夜駕馬車疾駛逃亡到烏魯木齊的大伯家，並在那兒改姓換名，為求生存。那是他驚心動魄的，在自己的土地逃亡的悲劇，因為漢人軍閥之故。母親告訴他，想盡辦法，一切的努力就是把普通話學好，古典文學念好，在學校不可提起自己的故里是伊犁，尤其是母系家族的維吾爾姓氏“札西提答·阿曼 (Zasitita Aman)”更不能說，既使是自己一樣的維吾爾人也不可以說。札西提答被處決之後，母親的劇烈悲傷的跟他說，“我叫劉疆”，每天上學之前念一百遍，意思就是靈魂永恆留在新疆，這是說出來的名字。不能說的名字是阿克拜爾·米提斯 (Aikepail Mitis)，但是這就是你永恆的維吾爾名字。

十一月的島嶼恢復秋季的灰色平靜，也告別了熱鬧滾滾的，旗幟飄揚的十月天。居高臨下的蘭嶼國小教師宿舍，學校放學之後，劉老師坐在椅子上望海，他的桌上擺上一個簡易的茶壺，一個換黃的茶杯，面海右邊還有一個極為簡易的爐灶，宿舍也有簡易的自來水。鋁製的水壺放上水，就任爐灶上的柴薪燃燒。他開始翻閱紅樓夢，彷彿試圖平靜自己，也試圖理解漢人的古典文學，當然書中的人物也與他的民族一點關係也沒有，同時又極度欠缺草原民族的豪邁豪氣，試圖閱讀，是因為掩飾自己是少數民族的身份，尤其是盛世才曾任新疆省主席，也拒絕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為了不被質疑，為了平安的生存，閱讀中國古典文學是表現思想純正。

他眼前的大海，來到蘭嶼之後，他才知道這片大海叫做太平洋。太平洋怎麼會是如此的平靜呢？他眼睛望著，心裡想著，就如伊犁河畔的大草原，清風吹拂略過海面，糝糝的，他感覺到此等景致令他寧靜。伊姆洛庫部落也有好幾戶人家的茅草屋的柴煙裊裊升空，也像是他故里的草原上的氈房相似的景緻。“煙雲”是他特愛的，那是具體有人類居住的地方的證據。

青煙裊裊升空而飄散，十一月的伊犁，他回憶入學之前的草原生活，父母親在城市打拚爭錢，他與弟弟與 Buwa (爺爺) Muwa (奶奶) 一同在伊犁河畔的草

已註解 [藍波安15]: 新維語拼音。

已註解 [藍波安16]: 維語: Buwa (爺爺) Muwa (奶奶)。

原過生活，氈房燃燒煙煤，一個鋁製茶壺溫熱草原之水，喝奶茶，配烙餅，手抓羊肉，許許多多不同季節的草原生活，像是沈澱甕底的童年記憶，在極為遙遠的國度漸次的，曼妙的浮升，Muwa 的嘴唇如是地平線上的天空，地平線下的草原，她親切的吶喊說道：

「孫子們，吃烙餅啦！」

他與弟弟的耳朵像是聽見了長天神呼喚馬背上的男兒，歸來吧！歸來吧！兄弟倆快腿奔馳到 Muwa 的懷裡，Muwa 豐滿的雙乳也是兄弟倆成長中的奶茶，回憶到這個情節的時候，艾克拜爾微微地揚起嘴角，也微微的下垂，想著奶奶，弟弟巴圖爾米提斯（Batur Mitis），你們在故里是否安好呢？家裡的汗血寶馬是否回到了草原呢？自古以來，伊犁河畔上的汗血寶馬書寫著草原男兒為了民族的生存奔馳於沙場，無論是放牧，遷徙，亦或是征戰，馬兒已是突厥民族在草原上最親密的家族組員。漢族軍閥無論是親國民黨的，親共產黨的，或者親蘇維埃政權的，其實來到新疆屯墾，他們的目的就是侵佔，也是分裂草原上各個民族的結盟，換言之，漢族來新疆屯墾是來製造各民族之間的分裂，是製造混亂，而非營造和諧而幸福的新疆。札西提達阿姨被處決的那一天黑夜，若不是另一個草原民族哈薩克族也對抗盛世才的話，他們一家人或許在那逃亡到烏魯木齊的三天裡，早已被追趕，爾後被無人知曉的被處決，這個往事發生在 1943 年的十一月，他心中感念那群勇敢的哈薩克人。如今晃眼一轉已是 1966 年十一月了，一個星期五的傍晚，艾克拜爾在宿舍屋簷下，擺張一塊白布，雙膝緩緩的下跪，身軀挺直，面容寧靜，眼神虔敬的遠眺正在下海的夕陽，漸漸的雙手臂伸直，身軀與臀部也循序的滑下，直到臀部貼到雙腳後跟的時候，他的人，頭臉已趴在白布，他趴著祈禱，這是穆斯林宗教的儀式，上下跪拜數回，紀神父恰巧在他的教堂草坪來回踱步，邊望海邊閱讀聖經。看在神父眼裡，想著每一個人的宗教信仰是各自獨立的，彼時神父也才恍然，理解劉老師是穆斯林的虔誠教徒，但也讓神父自己的內心的世界裡，明白他的上帝並非是宇宙間唯一的真神，也讓他反思到伊姆洛庫部落的老人家們，對他採取消極的不合作的行為，拒絕進入他的教堂，想來島民的初始概念並沒有進入西方宗教制定的一星期有七天的概念，也不在意“星期天”是休息日，是進教堂作彌薩的日子，他們的休息日，是島民自己的傳統節慶才休息。此與西方宗教，穆斯林宗教無關的節慶，或言，那也正是是異托邦的宗教，從神父的視角來說的話。劉老師的星期五，在這個孤島上，是他一個人信仰儀式，默默地朝西方阿拉的方位莫拜。從在地的達悟人的視角說，天主教，基督教，穆斯林，佛教等等的進駐這個島嶼的時候，這些教派，何嘗不是異托邦宗教呢？紀神父的，卡冷瞪的西方宗教進駐蘭嶼，目的之一就是馴化在地人，漢人教育的入侵，目的之一也是教化在地人，外邦人來到蘭嶼都攜帶著無形的雙刃利器，這個雙刃利器是高高在上的，好像是通往文明之道的文明人的典章制度，在周雲的父親夏曼·估拉拉摠的心靈感觸，原住者島民彷彿是極為野蠻的部族。

就說，紅頭部落天主堂，紀神父在他的教堂舉行了盛大的啟用彌撒儀式之後的第一個星期天，部落人都穿著傳統服飾進入教堂，那一幕看在劉疆老師的眼裡，

已註解 [藍波安17]: 伊犁草原上的原生種的馬兒。

想在內心裡，即刻想出結論，說在心裡，說：

「這些樸實的在地人，不可能在一時之間成為虔城的教友的。」

果不其然的，夏曼·佉拉拉摠等數十人在彌撒中途就嘖嘖喳喳地步出教堂，他雖然聽不懂達悟語，但從那些人的臉譜，他可以看出他們的不悅。想著自己維吾爾族等西北少數民族信奉穆斯林已是幾個世紀的光景了，那也構成了他們的傳統宗教。這群島民循著自己的傳統信仰少說也有一個世紀了吧！

阿克拜爾做完了他向西天的莫拜儀式之後，收起了跪拜的布匹，坐在椅子上開始泡起茶，神父還在草地上踱步閱讀聖經，想起自己也被神父說道：

「劉老師，你有罪孽，希望你來我的教堂跟上帝口述你的罪行，好嗎？」

如今神父巧遇了他在向西天莫拜的儀式，也就不言而喻了。然而西方白人宗教史羅馬教皇許可的軍團十字軍東征，十一世紀起到十三世紀末期，與西亞穆斯林教的戰爭，在他們彼此間的歷史常識是理解的，四眼對峙的狀態是某種一言難盡的，難解的基因敵對，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至於所謂的“罪行”，人類一出生起的原罪，也不是西方基督教說了就算的。阿克拜爾做完莫拜的儀式以後，情緒恢復到屬於自己的寧靜，深飲一口茶，也啜飲一口清新的空氣，那一口是一道濕氣很重的島嶼空氣，也是作為自己離鄉千里，懷鄉的儀式。

「真主阿拉，保佑我！」他忽然落出口的說。

此刻一位馬背上的男兒巴迪爾士官長，心情愉悅的踏上走向他宿舍的階梯上，手上拎著一個報紙包裹的小包包，此景此刻的秋節，完全與他們在西北伊犁，塔城的故里的風景迥異，面對汪洋大海的夕陽，雖是好風景，但卻是他們最最陌生的水世界，伊犁河畔大草原上的汗血寶馬，是帶領他們回氈房的導航員，然是在大海黑駿馬是由不回孤島的陸地的。

「老弟可好？」巴迪爾心情愉悅的問候道。

「好！老哥也安好吧？」

「都好，軍旅生活就是這樣子吧！」

巴迪爾打開小包裹，裡頭有四個饅頭，一大鋼杯裡裝的是牛肉，以及大瓶 58 度的金門高粱。

「大哥啊！這個好！這個好！」阿克拜爾老師站著說道。

秋月天的島嶼天空如是伊犁草原初春的灰色樣，在夕陽落海以後，很是給人喚醒記憶，巴迪爾望著眼前的太平洋，心有所思地說道：

「秋月天的故里，草原上的青煙，騎上汗血寶馬奔馳，晃眼飛逝，已是四十幾年的光景了。」

「那倒是真實的記憶，也記憶你在沙場上征戰數十年的飢餓奔波。坐吧！老哥。」阿克拜爾說。

「來多久啦！老弟。」

「這學期來的。」

「溫州街一別，也十來年餘了。」

已註解 [藍波安18]: 北市溫州街二號，是新疆籍的立委阿不都拉·提曼承租的房舍，為維吾爾族在台北的聚會所。

「是呀，老哥。」接著又道：

「說話謹慎點，隔壁是閩南籍老師。」

「沒事的，我們不是匪諜啊！」

適時周雲拿來幾隻活田蛙，幾隻活鰻魚，說道：

「老師送給你們吃。」

「謝謝周同學。」

「這位...不就是帶領大家呼口號的同學嗎！」巴迪爾說。

「正是他！正是他！老鄉」，艾克拜爾微笑道。

「這些玩意兒，來得正是時候啊！」

之後，周雲同學幫他們解殺了那些田蛙，鰻魚，然後，艾克拜爾老師紅燒料理，並且說：

「老哥啊，這些玩意兒，我們這兒的山胞不吃。」

「啥啊，他們不吃？」

「是的，說是低等人類吃的食物。」

「哈哈.....低等人類吃的食物，那我們不就是嗎！」

「哈哈.....但是，這玩意兒還真的好吃，就算代替羊串燒烤吧。」

涼風徐徐吹來，島嶼秋月夜色降臨的快，一瓶高粱，一盤牛肉，一盤田蛙，以及鰻魚湯，在他們的饗宴中談話，不自覺的天已黑了。艾克拜爾老師從屋內提了個煤油燈，就懸掛在他簡易的燃燒柴木的灶子上，說道：

「老哥，咱們乾一杯思鄉酒吧！」

「乾，乾一杯思鄉酒，好勒！」巴迪爾幾杯下肚，心情愉悅的，卻也顯得惆悵的面龐久久久的，緩緩說道：

「哎！阿拉真主也加入了捉弄活人的神明啊？真是沒有預期的，跑來這個孤島，也是東線無戰事啊。」

「是的，老哥。」哥倆好的面對煤油燈明說話。巴迪爾繼續說話：

「老弟啊，我從小就在昭蘇草原放牧，一個草原男兒築夢的美麗時光，在昭蘇縣城的某個小學畢業後，在冬日裡繼續在草原放牧，在那一片白色的世界中，逶迤的群山之襟，垂掛著墨色般的雲杉叢林，在蒼穹下，給人一種莫名的沉靜，一種難喻的啟示啊！」

「是的，老哥。你這感悟真是對故里極致的形容啊？」

「老弟啊，我母親是蘭州的漢人，父親是維吾爾人，是個生意人，娶了我母親，母親也教育我學漢語，背古詩啊！我說維語，哈薩克語，塔塔兒語，這些語言就是我們草原上的語言啊，多麼的美麗.....」

「那是真實的，我們草原上的語言，彷彿是接連宇宙的語言，散發出草原的花香味，如是伊犁河畔剛出浴的少女，散發出馬奶茶的香氣啊。」

「的確啊，你真個散文家啊，老弟。當我們沿著不可思議的賽里木湖騎過那個看似十分低矮的松樹頭子隘口的時候，舒展在眼角下的是莽莽蒼蒼的群山，舒緩的草原，剎那間向你奔騰而來，令你猝不及防。哎！那不止是一種記憶，那是

巴註解 [藍波安19]: 1982年，台電在蘭嶼才局部性的供電，之前蘭嶼沒有電力。

一種大自然不可形容的境界，一種胸懷啊！老弟。」

「想不到，老哥還真是個弄墨畫筆之高人啊！」

「母親教的，母親教的。」

「祖先的阿爾泰山，是草原男兒放眼世界的源頭啊！如今我們卻在西太平洋上的孤島孤吟歷史的長河啊！我們變得混濁不堪了。」

「是的，我們應在草原上暢飲馬奶酒啊！」

「哎，我這個軍伕，二十來歲就上了戰場，打了數不清的大小戰役，頭頂上不知飛越過多少發的子彈，抗日，剿匪，跟隨孫蔚如軍長東征西討，大難不死，肉身也不知流淌多少個戰友們的鮮血，踐踏著戰友敵軍鮮血成河溪的壕溝，沒有時間憤怒，沒有時間好好的呼吸，奔跑！再奔跑！奔跑！再奔跑！搶著戰友的槍，搜刮戰友的子彈，活像個草原上飢餓的黃狼，戰到分不清是敵營，抑或是同路人，日軍，八路軍，啊.....與我們民族何干係啊！」

「巴迪爾大哥，咱們豪飲一杯吧！」

「好勒！」

「懷恨老爸推我上戰壕，為了躲避盛世才，那個新疆軍閥的屠殺，1939年全家人逃離伊犁到烏魯木齊到蘭州。為了他日幹掉盛世才，我投靠到孫蔚如麾下，然而，阿拉真主捉弄人，在孫軍長的麾下，我卻陷入在抗日，剿匪的不休止的戰壕下奮戰，求生，療傷。老哥踐踏過的屍體多如牛毛，遍野的屍體也是我與戰友們躲過敵軍赤刀奸刺的清真寺廟，夢想著戰爭結束的時候，伊犁最大的清真寺門扉將為我開啟。然是這一戰，就是二十餘來年了，沒有回頭日，青春年華虛耗在深深的戰壕，沒有時間與為親人回眸一笑揮揮袖手，如今我卻落得不知為誰而戰，為誰而活啊？1940年，好像是7、8月，我繼續在孫蔚如軍長麾下，一群雜牌軍隊，我們共同防衛中條山會戰長達三年之久，我那時候二十來歲多，日軍像是蝗蟲般的打不死，我也許是年輕吧，從小在昭蘇草原騎馬奔馳，體能正值巔峰，那一戰是西北防衛戰，真是昏天地黑的戰役，許多新疆少數民族的同胞也加入這一戰，唉！我不清楚我究竟打過多少戰役，踩過多少個屍體，救過多少個傷兵，啊！這一晃眼都已是十幾年前的往事了，如今誰又在意那一戰呢？1949年，老蔣撤退到台灣，他忘記了所有敗逃的戰事，在台灣，他卻喊出口論：

「一年準備，二年反共，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唉！這全是軍閥的謊言啊，老弟。」

「老哥，小聲點，機關首長正在隔壁打麻將啊！」

「沒事的。來到這僻壤的孤島，日日夜夜望海思鄉，悲哉！悲哉！老弟。」

「老弟啊！我們何時回故里啊，生飲天山融雪的水啊！觀賞滿山遍野的鬱金香，飄逸著花香，如是與初戀情人的初吻啊，好美的地方。冬日凜冽的北風，吹促我們祖先奔馳於草原打獵。軍閥時期盛世才蹂躪了我們新疆的疆土，老毛殲滅了我們民族的仕紳，烏魯木齊的車站高高的懸掛著五星紅旗，那不是他們漢人的疆土啊！」

已註解 [藍波安20]: 中條山會戰 (維基百科), 中條山會戰, 又稱晉南戰役、中條山戰役, 日本方面稱中原會戰、百號作戰, 是中國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 1938年起計 13 次防衛成功擊退日方; 第 14 次於 1941 年 5 月間, 中華民國軍隊在山西省範圍內的一場大規模對日作戰。

「老哥，小聲點兒。」

「好勒！這兒的隊上的老兵，多少是與我相似經歷的戰友，抗日，剿匪，身經百戰，但我們已經沒那能耐再回顧過往的戰爭軼事了。我們不得不封口啊！不得不封口啊！唉！老蔣的戒嚴年代，自個兒定的，今日，與你這位老鄉在孤島相遇，話多說了，話多說了，喝吧！」

「長話短說，日本戰敗後，1949年初，孫蔚如將軍留在上海，未隨國民軍赴台，我沒有回頭路可走，不敢回故里新疆，唯恐被老毛活捉殺頭，因而在該年夏季加入第五十二軍，上海戰役與八路軍對戰，最後我軍不敵，撤退到舟山島，1950年來台灣。」

島嶼的天空最是墨色的夜，像是伊犁草原一片墨黑，它們共同的特質就是散發出宇宙的寧靜，不同的是，小村落聽不見羊兒的求偶聲，但此刻他們卻是聽見了國小老師邱太平老師養的公雞的嘶喊聲。阿克拜爾老師的煤油燈在巴迪爾士官長的眼裡，似是八路軍夜間徒步行軍進逼南京城的燈罩，也像是草原上氈房外頭的燈罩給于指引獵人回家的星座，某種回憶鑽進其心靈深處。又說道：

「老弟啊！中條山會戰，與八路軍共同防禦西北方，八路軍軍隊裡，我遇上了我幾位我初中部的同校同學，他們是我們維族的，哈薩克族的，塔塔兒族的，吉爾吉斯族的，他們求我穿上八路軍軍服，並跟我說：『老蔣不會打戰，他終究會戰敗的，來八路軍，替老毛征戰。』我沒有時間想，只因孫軍長的伙食讓我們吃飽……」。

「說這些事兒，乃酒精催促，又多你這個故里人，話多了！話多了！好勒，無論是維吾爾的血汗寶馬，哈薩克族的伊犁馬，塔吉克族的黑駿馬，獵人與馬兒總是在草原地平線微明之前抵達氈房，而後進屋喝一口馬奶茶。何日回故里啊！」

「Hoshe（喝吧！）老哥。」

「那你又是怎麼來到蘭嶼的啊！」巴迪爾放大瞳孔的問。

「咱們下回再喝一杯吧，再跟你敘敘的說，老哥。天已放光明了。」

「好勒，改天再續吧，老弟。」

「老弟啊，有沒有寫信回家，報平安啊！」

「這，怎麼可能啊！老哥。再說，家在哪兒？哪有地址啊！」巴迪爾皺著眉頭，天已放光之下，看出了他的傷感眉間。

「說的也是啊，老弟。如今老蔣，老毛私人的黨軍冷戰阻絕了兩岸千千萬萬百姓的情誼啊？」

「是啊！信，寫給誰呢??」阿克拜爾望著初晨的大海，悶悶地說道，也默默地思念他離散的，塔塔兒族的女友。

「天亮了，老弟我回營去了。」

阿克拜爾目送巴迪爾士官長，他心裡想著，若是在草原上大喝，那才算得上是喝酒啊。這位老鄉，還真是被阿拉真主保佑的馬背上的男人，多少個戰役沒戰死，多少次的近身肉搏戰，沒戰死，他還真像個阿爾泰山黑森林裡桀驁的野狼。

已註解 [藍波安21]: 參閱孫蔚如，劉玉章維基百科。

已註解 [藍波安22]: 新維語，“喝吧”。

他那雙眼穿越了多個子彈，國民軍，日軍，八路軍統整蹂躪，踐踏神州大陸，神州自古以來，也是星球自有人類以來的戰爭，以來的殺戮最是頻頻的大陸，有多少個農田就有多少鮮血流淌過。啊！他的雙眼匯聚了活人之魂，亡者之靈，或許死亡，對他來說，就是吞飲一杯酒吧！

「咱們下回再豪飲一杯吧，老哥。」

「好勒，Hoshe（火些），老弟。」

戰士的身影如是遠在天山山頂的雕鷹，歲月折損了他雙羽翼的韌性，肉體煞是沒有歸途故里的魂，此刻的他也活像是疲憊的戰馬，低著頭尋覓歸鄉的地圖，想著，故鄉伊犁的家園.....此刻，他也需要一張床沈睡，遺忘砲彈炸裂翻土而飛揚的塵灰。塵埃落定之後，摘下“保密防諜”的臂章，歸於沈默，恢復到馬背上維族男人，一個沉著的，但已失去風采的老兵，有誰會寫信給他呢！

已註解 [藍波安23]: 新維語，“喝吧！”